

百花文艺出版社

绿窗集

子
集



LÜCHUANGJI

628
-5



绿窗集

王世明



百花文艺出版社

604/42/07

内 容 提 要

作者说，自己起居在绿窗深处。本集中收编的二十四篇散文，正是作者从沸腾的生活中汲取了养分，挥动着彩笔，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生活的绿色窗口。使我们窥视到那些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芒的人物、事迹、思想和感情；感受到那充满希望和生命力的沁人心脾的醉人的绿意。催我们进取、革新。

绿 窗 集

姜 德 明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690×960毫米 1/32 印张 7 5/8 插页 2 字数 110,000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

书号：10151·656

定价：0.67元

目 录

生活之窗常绿 (代序)	袁鹰
-------------	----

向往你啊，拒马河	6
----------	---

海滨纪事	19
------	----

春明小简	29
------	----

莫愁湖遇雨	33
-------	----

辞别盐官	40
------	----

多好的早晨	52
-------	----

南通杂记	59
------	----

张謇和梅兰芳	
——南通杂记之二	65

在沈寿墓前	
——南通杂记之三	72
访“风雨茅庐”	84
“未厌!”	92
火	96
京华一叟	99
遥望西湖	109
“文章满纸书生累	
——邓拓”	129
新波的来信	134
桥，故乡的桥	169

北开之忆	175
缝穷女	184
燕子回来了	192
西沽的桃花在哪儿?	202
河边上	208
津门书话	218
散文的大门向你敞开	231
后 记	239

生活之窗常绿

(代序)

袁 鹰

忘了在哪部古典小说中见过这么一副小对联：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对仗工整且不说，十个字引人进入一种神思悠悠而又很具哲理韵味的意境。尤其是上联，色彩明丽，春意盎然，几乎是一幅秀逸隽永的工笔画。

本书作者拈出“绿窗”二字作书名，未必同这副小对联有关。但这个书名，显出了作者开朗的心境和精致的心思。既是眼前实景，又有浓郁的诗味。作者说自己起居在绿窗深处，这很叫人羡慕不已。生活在绿窗中的人，心灵必定同明月一样，宁静而皎洁。那充满希望和生命活力的绿色，自会象淙淙的春水，一刻不停地沁入到人的心田里，连笔墨也会染得碧绿碧绿的了。

散文的天地本来广阔之极。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宇宙之大，世事之繁，尘土之微，乃至再细到原子、中子，无一不可以成为散文作者注目凝睇的对象，无一不可以成为他驰骋文思的疆域。生活是无私的，它给予每个人以同样的机遇，同样的冷和热，就看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有心人。人们常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创作得以勃发的重要因素，尤其对散文作者，似乎更属理所当然，并且常以司马迁为证。这道理自然是不错的。但是，说到底，那也只能是一种条件，一种机缘。更重要的还在于作家自己是否和如何从生活这绿色的窗口中去获得营养，汲取源泉。否则，一切都是徒然。读万卷书，也许只落得当个两脚书橱；行万里路，可能都会成为过眼云烟，了无痕迹，白花了路费饭费。更不用说对人类作出多少贡献了。

本书作者多年来从事新闻工作。我们都是在编辑的岗位上，在稿件校样堆中，送走了三十年一生最好的时光，其中还要刨去十年动乱的黯淡岁月。这在有些同志，也许会勾起几缕懊丧的情绪。但他却不然，他在尽力担负副刊编辑工作之外，仍然目光四射，广泛涉猎所能接触的范围，

并且奋笔写下许多散文随笔。也许会使人纳闷：他每年出外访问的时候并不多，更难得有长时期“体验生活”的机会，那么，怎会有那么多可写的题材？是不是别有一种创作的源泉？其实，我知道，他也没有什么奥秘。他的写作，仍然来自生活——直接的生活实践和间接的从书籍来的丰富知识。如果说有奥秘，就是他那心灵的窗子，总是向着生活敞开，向着世界敞开。他从沸腾的生活、纷繁的人世和浩瀚的卷帙中，既汲取有益的营养，也寻找有意义的题目，用心灵中的清泉去浇灌和孕育，又用自己的笔墨再为生活增添一抹绿意。而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现实生活，是如此多姿多彩，眩人耳目，“十步之内，必有芳草。”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芒的人物、事迹、思想、感情，几乎到处都能找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又是如此源远流长，深邃广厚，象黄河长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也正是我们当代中国作者们的幸运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活又是公正的，它对肯付出汗水和心血去辛勤耕耘的有心人，是从不吝惜的。日积月累，自然就会发芽成长、开花结果了。

毋庸讳言，如同绿意醉人的窗外也不免有些

枯枝败叶一样，社会主义的艳阳天，自然时而也会在某个角落里下一些摧花的阴雨；冲破思想牢笼、朝共产主义前程胜利进军的欢声中，自然时而也会冒出几句刺耳的噪音；我们正在大改革、大转折、大进步的生活中，也还会出现同前进的脚步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的东西。党中央正率领我们大家为尽快清除这些消极的、落后的、丑恶的东西而战斗不息，我们也都立志清除这些残存的枯枝败叶以至毒草，不让它们破坏绿色的天地。天真的同志也许要为此皱眉蹙额，心烦气急。但是，冷静一想，水至清则无鱼，没有这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物，何能显示我们现实生活前进的无比威力和无穷希望呢？不随时刈除那些仍在顽强挣扎的残枝和悄悄冒出土的蒿草，又怎能保持郁郁葱葱的绿色天地呢？正因为有这些存在，才可以提醒我们别忘记肩头的责任和笔下的份量。倒是我们自己，有时候还缺少些正视生活的勇气和革新老生活的信心，也缺少些从生活的细微处看到共产主义萌芽的胆识和积极歌颂它的热情，不免辜负了绿窗外的天地万物。读了作者收集在本书中的二十四篇散文，我首先感佩的就是他对生活的执着的、深沉的热爱。

这里，我想套用歌德那句“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往往是灰色的”名言，改动几个字，曰：生活之窗常绿，而文字也应该是常绿的。不知作者和读者同志以为如何？

1982年初秋



向往你啊，拒马河

—

他究竟是什么人呢？倒让我一时难以猜透。

说真的，今天下午我刚从外面回到旅舍来，一进洗手间，看到澡盆上突然拴起几条尼龙绳，上面还晾了几件洗过的衣服。我简直有点心烦。什么样子呀！本来服务员收拾得很干净的环境全给破坏了。稍后，我发现原来我出门时随手扔在那里的一双脏袜子，不知谁替我洗过也晾在那上面了。我立刻不好意思起来，心想：是服务员给洗的？可我早几天也扔过脏袜子呀？唔，是新来的同伴吗？为什么给我这个陌生人洗袜子？

我从洗手间出来，看看这些天来一直空着的

那张床。果然床头柜上添了一只保温杯，小柜也上了锁。

是新来的同伴为我洗的袜子……我重又去看那新拴起的白色尼龙绳。实在拴得很科学，很艺术呢！左右往返，一共四道，而且中间两道还是互相交叉的。这一定是一位很会生活的人。一定是一位经常出差而又精明能干、身强力壮的人干的。当然，这也是一位非常热情的人干的。我倒要看看这位新来的同伴究竟是什么人。

二

吃完晚饭以后，我房间的这位新同伴回来了。他轻轻地推开了门，原来是一位满头银丝，军装整齐的老同志。他身材高大，说话带着北方的乡音：“好啊，同志！”

我连忙站起来回答：“您好，才回来呀。”

“快坐，快坐。我一看就猜你是搞文化工作的。对不对？”他边说边放下了书包。

“您怎么知道的？”我笑着问。

“嘻，靠侦察呗！上午我一进屋，看到你床上摆的两本书，不是新出的小说，是老书，我就明白了。”

“您是老侦察员啦！”我开玩笑地说。

“倒也干过。可是论本行，我是个老卫生员。”

我们就这样相识了，而且一见如故，谈个不休。我当然没有忘记感谢他为我洗了脏袜子，还说他那尼龙绳拴得真艺术。他爽然一笑：“没什么，不是顺手就洗出来了么。拴绳么，凡是打仗出身的人，干这种活儿恐怕都不难。”

“您可真有点老八路的作风。”怕他多心我奉承他，这话没有讲出口，只在心里这么想了一下。

三

我的同伴是一位部队离休的军官，这次到上海是来看病的。本来儿女要送他来，他不肯。后来儿女们又出了个主意，让老伴儿一起来，顺便在上海玩两天，他也拒绝了。他是这么回答的：“又不是得了走不动，爬不起来的病，去那么多人干什么。”

自从有了这位新同伴以后，我每天出去总想赶早回来，好同他一起到饭厅去吃晚饭。然后一起在延安饭店的大院子里散步，或是到延安中路

上去走走。但是，老同志似乎很不习惯上海的车马声和挤来挤去的人流，所以不多久，我们总是喜欢回到房里去聊天。先是坐在沙发上聊，天晚了，就各自躺在床上聊。有时接着头天晚上没讲完的事往下讲，有时又另起一章，换一个新题目。

有天晚上，他从书包里取出一个铁盒子，既无鲜艳的油漆，也没有好看的花纹，少说也用了几十年了。里面装满了针线和小剪刀、扣子、万金油之类。白天，他在街上买了一个的确良的衬衣假领子，是淡蓝色的。他问我：“我这老头子用它，是不是显得太漂亮了？”我说：“不，正好。”他连连摇头：“没法子，上海这地方讲究漂亮，咱这老头子这回也风光一下吧。”领子肥瘦不合适，他戴上老花镜一针针地缝起来。

我看了真有点动心了。这么一位老同志，身经百战，在生活上还是这么平平常常。我问他：

“您为什么不等回家，请老伴儿给修整一下呢？”他说：“不，平常在家里也都是我自己动手。别人要动我换下来的脏衣服，我硬是不答应哩。老伴儿年纪也大了，身子骨不如从前了，还是自己来好。”

临睡以前，他无意间翻看我手边的一本杂

志，那上面有几张介绍北京房山县十渡风景区的照片，他突然大声喊了起来：“十渡，十渡成了风景区啦！太好了，这就是拒马河，我可是熟悉那地方呀！”

这一夜，他跟我讲了他在拒马河度过的那些日子……

四

我的同伴原是唐山一个矿工的儿子，有幸念了几年书，在矿山医院里当了一个小小的药剂师。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地下党把他送到部队去，跟着就进了京西的妙峰山。最后在十渡这地方住下来，建立了一个卫生所，收留了不少伤病员。

拒马河是一条汹涌的河，也是一条不平静的河。敌人的飞机来轰炸过，日本兵来扫荡过，可是拒马河照旧日夜流着。我的这位同伴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日夜守护着拒马河，一边工作，一边自学。有一次，他从逃跑的一个汉奸的家里，弄到半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本来应该作为宝贝带在身边，可是他还要带着伤病员到处转移，连药品和器材都没法带，哪有力量来带着这半部

线装书。怎么办？他只好每天晚上就着一盏小油灯，看过一页便撕下一页来，全凭脑子来记下那些有用的知识。《本草纲目》是看完了，书页也全部撕光了。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怪的读书法，而那时候却只能如此啊！为了纪念这一段生活，为了纪念让拒马河给冲走的那部《本草纲目》，解放后我们第一次重印这部书的时候，他马上跑到书店买来一部。

“后来从北平来了一批有文化的抗日青年，有几位同志还是北平、天津的大学生，这可成了我们卫生所的宝了。就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部队还是为这批知识分子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大地方来的学生，就是能说会唱，记得有位女同志京戏唱得特别好，懂行的人都说很有梅兰芳的味儿。这位女同志在我手下工作，是个尽责的好医生，我们相处得也很好。有一次……怎么说呢，她还不知道我，我就明跟她说了，告诉她我唐山老家有一位结婚不久便分开了的妻子，虽然她没有文化，彼此也说不上有太深的感情，可我不能忘了她。特别是现在打仗的时候，更不能。从此，我跟这位医生仍然在一块儿工作，可谁也没再提过这件事。”